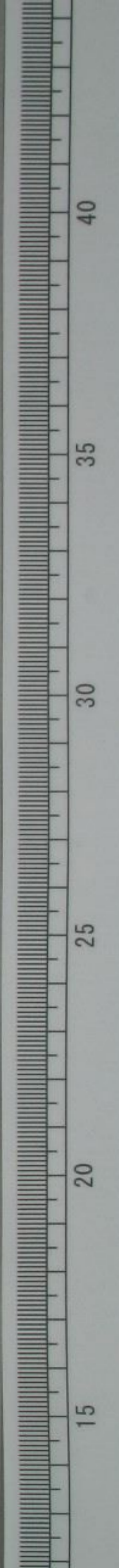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9
14

19



文庫 11

D 289

14

元書卷七十三

邵陽曾廉撰

旭邁傑倒刺沙荅失帖木兒兀伯都刺月魯帖木兒鐵木哥馬札兒台囊加台列傳第四十八

旭邁傑亦曰旭滅傑失其氏族初事泰定帝於晉邸以嚴見憚至治之末御史大夫鐵失將謀逆遣幹羅思以其事告倒刺沙曰無使旭邁傑得聞也泰定帝卽位旭邁傑爲宣政院使尋知樞密院事遂拜右丞相兼阿速衛達魯花赤帝之討諸逆也旭邁傑實馳至上都誅鐵失荅失兒赤因帖木兒脫火赤章台等竝戮其子孫而籍其產旭邁傑又言諸宗王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買奴由是得封爲泰甯王泰定元年災異屢見御史上言宰相宜避位以應天變御史大夫禿忽魯因先乞

元書

卷七十三 旭邁等傳

一

010190564008

退而中書諸臣兀伯都刺張珪楊廷玉遂皆抗疏乞罷於是旭邁
傑及左丞相倒刺沙言比者上天示警陛下以憂天下爲心反躬
自責脩德慎行臣等才識昏庸當國大任無所贊襄以致於此罪
宜黜退非關諸臣也帝並不許二年旭邁傑請減廢馬汰衛士及
節諸王濫賜復以歲饑請罷皇后上都營繕皆從之是歲薨旭邁
傑雖果毅而夙無公輔望惟以恩舊致位右地先朝耆臣多嫌其
躡進故皆退避欲以動之旭邁傑不得已始乞策免非本懷也然
贊帝分別忠姦能申明大義正名討賊旭邁傑有力焉又務守法
度期安元元以裁減冗費爲人所疾而衛士殺人於桓州及蒙古
千戶奪朱甲妻女旭邁傑頗庇之遂大致人言以此爲損焉
倒刺沙回回人也兄曰馬某沙武宗初爲拱衛直都指揮使以角
觝屢勝遙授平章政事久之爲湖廣右丞而倒刺沙事晉王爲內

史晉王甚信任之倒刺沙乃以其子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
以刺探朝廷事旣而合散歸言御史大夫鐵失與拜住忤恐有事
變未幾鐵失逆謀已定遣斡羅思來告晉王竝以告倒刺沙晉王
囚斡羅思而上變不及俄而立爲皇帝遂以倒刺沙平章政事馬
某沙知樞密院事尋以討賊功進倒刺沙爲左丞相馬某沙爲御
史大夫泰定元年開經筵倒刺沙與平章政事張珪同領經筵事
明年改御史大夫逾月復爲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
事是時旭邁傑薨倒刺沙以回回不得爲首輔於是知樞密院事
荅失帖木兒代爲右丞相然事多決於倒刺沙其歲馬某沙復加
開府儀同三司兄弟竝偏蒙厚寵矣三年倒刺沙及省臣同言郡
縣旱蝗良由臣等不能調變今當恐懼儆省亦冀陛下敬身修德
憫恤生民又言國用不繼陛下當法祖宗之勤儉以爲永圖臣等

在職苟有濫承恩賞者必不惜回奏又以賜大天源延聖寺田千頃上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力世祖建大宣文宏教等寺賜之永業當時已號虛費成宗復造天壽萬甯寺用倍之武宗有崇恩福元仁宗有承華普慶租榷所入抑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爲口實妄興工役邀福利以逞私欲也惟陛下察之帝皆嘉納焉然倒刺沙實庸鄙無器局多私其親黨行不能如所言又以得君輒自作威福御史臺逮參知政事楊廷玉倒刺沙助廷玉欲陷御史賴張起巖三上章爭之乃解事在起巖傳由是政多不平而帝益禮顧之四年江南旱蝗倒刺沙及省臣求解職帝皆不許皇子入的麻亦兒監卜爲晉王晉龍潛號也地臨邊多事而王幼乃以荅失帖木兒倒刺沙領內史府四幹耳朵事藉以重之然倒刺沙亦自知

爲人所疾致和元年與荅失帖木兒言災異由諸罪廢官怨悻所致請量才錄用苟欲以消怨蒙古人尤讎視之無何帝崩於上都倒刺沙與梁王王禪遼王脫脫及荅失帖木兒奉遺詔其輔少主踰月天順帝立會同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反納懷王於大都以拒天子因指名倒刺沙兀伯都刺爲姦臣於是倒刺沙卽殺諸王滿禿阿馬刺台等十八人以絕內應而與諸王王禪大臣荅失帖木兒等大發兵共出征討旣而王師屢敗於昌平倒刺沙無大略諸王大將不相統一多浪戰無所明功罪然諸路勤王之師東西皆至大都南逼汴梁皆忠勇奮發事幾濟而齊王月魯帖木兒以兵自遼北襲上都倒刺沙兵皆付他將不能禦上都遂陷天子崩遼王脫脫及難倒刺沙被禽至燕及其子潑皮木八刺沙皆見殺倒刺沙磔尸於市馬某沙亦死皆追理其家資天祿二年翰林國

史院言纂修英宗實錄請具倒刺沙款伏狀付史館從之蓋欲坐倒刺沙通逆謀以歸惡秦定也

荅失帖木兒不知其氏族或又稱爲駙馬亦不知其尙何王女也荅失帖木兒自仁宗初知樞密院事尋以黨於脫虎脫三寶奴中書奏用參知河南政事御史以其挾勢害民奏罷之久之爲西臺御史大夫英宗初復知樞密院事封薊國公秦定時拜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帝崩以首輔受顧命貳於文宗文宗以爲知樞密院事天祿二年御史言付之兵柄非便詔罷其職未幾起爲江浙左丞相元統二年入爲太禧院使議軍國重事至正時拜遼陽左丞相御史烏古孫良楨上疏曰荅失帖木兒昔事晉邸位百僚上受任託孤乃陰蓄二心南至紅橋逗留不進致干敗亡覩面入降反藉口矜爲己功視楚之丁公罪又甚焉天祿

初又復賄賂權門流毒江浙今仍移治遼陽夫賣君賣國之臣設使已死猶宜追討况久逋天誅稽國法邪正不辯恐姦賊接迹非國家之福也詔卽奪其官爵時人以良楨爲直筆焉其時出征死者梁王王禪湘甯王八刺失里在世祖九王傳汝甯王忽刺台陽翟王太平在三宗諸王傳又有駙馬孛羅帖木兒及乃馬歹乞赤紐澤蒙古塔失雅失帖木兒撒兒封溫阿刺帖木兒之屬其降者復有若不花欽察台之屬

乃馬歹秦定帝卽位爲右丞元年進平章政事御史董鵬南劉潛等上言乃馬歹黨附逆徒身虧臣節乞定其罪以銷天變不報三年兼知樞密院事遣簡閱邊兵致和元年敗於宜興大都將脫脫木兒禽而殺之

乞赤延祐六年以參議省事進參知政事英宗卽位罷爲集賢學

士秦定時爲太子詹事天順帝立及大都兵遇於宜興戰死
紐澤累官通政院使泰定帝立遷御史大夫元年以天變同御史
大夫禿忽魯乞避位帝不許二年兼知樞密院事加開府儀同三
司明年爲右御史大夫紐澤在泰定世恩禮最爲優渥天順帝立
及右丞相荅失帖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間等以兵次榆林
紐澤尋爲大都所虜遂見殺

蒙古塔失雅失帖木兒撒兒封溫阿刺帖木兒皆失其氏族仕履
天順帝立蒙古塔失雅失帖木兒時爲平章政事撒兒封溫爲將
作院使及駙馬孛羅帖木兒以兵入古北口爲燕鐵木兒敗於牛
闌山被禽斬之大都中書遂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
於姦臣倒刺沙輒以兵犯京畿今孛羅帖木兒蒙古塔失等旣正
典刑宜傳首四方以儆眾懷王從其言皆傳首焉阿刺帖木兒時

爲樞密副使及指揮使忽都帖木兒以兵會梁王王禪之師戰於
紅橋俄爲大都兵追及於紫荆關見殺

不花不知其氏族蓋居於興和嘗及事世祖仁宗時遙授左丞相
尋拜太尉泰定元年與平章政事卽烈矯制強醮寡婦被鞫詔以
世祖舊臣原之御史言不花卽烈矯制亂法請正其罪帝不允天
順帝立不花及右丞相荅失帖木兒駐師榆林尋皆降於大都仍
領兵焉然不花惟事剽掠大擾居庸以北俄被盜殺於家興和路
當盜罪死刑部議曰不花不道眾所聞知本路隱其剽掠獨以盜
聞非法之平也文宗嘉其議命更正之

欽察台亦失其氏族累官知樞密院事英宗時中政使咬住希寵
謀傾懷王欽察台性巧譎陰和之至治三年英宗以爲宣政院使
嘗自傳旨署事中書奏論之天順時倒刺沙使之領兵征大都欽

察台實持兩端徘徊觀望倒刺沙覺而欲收之欽察台佞口善說
辭得釋遂奔大都以降是時文宗多行拊接又以其盛陳功德喜
焉卽命平章政事以御史大夫紐澤田宅賜之天祿二年復知樞
密院事尋仍平章政事兼度支監至順元年又兼領長甯卿尋爲
御史論罷籍其家欽察台卽蠱他御史爲之言天祿初在上都與
闊闊出等謀執倒刺沙事泄同謀者皆死欽察台以出征獲免頃
臺疑而劾之不稱事情宜雪其枉帝卽從之明年欽察台以名園
爲獻命御史臺給贖罰鈔千錠酬其直尋命平章四川政事御史
張益等乃言欽察台昔與咬住造謀誣告脫歡察兒事連潛邸致
出居遠海及天祿初倒刺沙知其有異志欲治之又追言咬住之
謀以自解皇上卽位不念舊惡擢居中書自貽厥咎復致奪官籍
產今又釋宥使涖四川四川與雲南接境雲南未平而以反覆不

可信之人任其事非所以重邊圉也詔乃奪其制命金符竝妻子
禁錮廣東免籍其家仍詔御史凡僉人如欽察台者言之無隱久
之復寅緣入朝知樞密院事至正九年復平章政事薨

兀伯都刺亦曰烏伯都刺亦回回人也父亦福的哈魯丁翰林學
士承旨贈大司徒吉國公諡忠簡兀伯都刺累官至治書侍御史
武宗立命參知政事進左丞出行省事於陝西仁宗時召與諸老
臣議事尋爲右丞進平章政事改集賢大學士復平章政事英宗
初出平章甘肅政事徙江浙泰定帝立復入仍舊官兀伯都刺與
倒刺沙皆籍西域兀伯都刺厯事五朝倒刺沙以其習朝廷事倚
重之兀伯都刺亦以倒刺沙承主眷交相市也先是回回人嘗鬻
寶貨於京師價不貲其異石名曰攔估至鉅萬自成宗時有進獻
內府或未酬直而其時諸有過爲司憲奪官者亦多出其門下求

六書 卷七十三 六
韓旋一日兀伯都刺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以詔草示左司都事宋本使讀之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仍命中書酬累朝所獻各直竝擢用自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本爭曰今朝廷以災異加恩天下徒畏賈人憤怒耶此有司細故形之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憲也今上御位首詔法世祖今擢用之是廢前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耶置不問耶諸宰執皆歎息罷去兀伯都刺竟不從其言明日遂宣詔宋本由是稱疾不出兀伯都刺亦乞以疾解政不許致和元年倒刺沙從帝如上都兀伯都刺居守俄而燕鐵木兒反卽以兵禽兀伯都刺據大都以迎附懷王尋殺兀伯都刺而爲詔指目爲姦臣又言凡回回種人不與其事者各安業勿懼以慰安之焉俄復命追理兀伯都刺家貲其時爲燕鐵木兒所執者平章政事伯顏察

兒左丞朶朶參知政事王士熙參議省事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邱世傑治書侍御史脫歡太子詹事王桓等凡人皆閉諸獄懷王入大都鐵木哥與兀伯都刺俱死伯顏察兒朶朶王士熙等各流遠方籍其家尋命給還伯顏察兒家貲明年皆徵還放歸田里尋復起錄用伯顏察兒納速刺丁子賽典赤贍思丁孫也事附贍思丁傳王士熙王構子也事附構傳朶朶泰定元年自南臺中丞參知政事三年進左丞放還後至正時官陝西平章政事終中書平章政事吳秉道累官秘書卿泰定二年奉使宣撫京畿還朝致和元年命參議省事兼經筵官鐵木哥累官至山南廉訪使疏請削降鐵失所用驟升官爲小人所疾尋召爲侍御史史皆不具始末餘人竝失其事故不傳是時抗拒懷王被殺者復有河南平章政事曲烈右丞別鐵木兒參知政事脫孛孛臺皆以河南平章

政事伯顏附懷王反不肯從同死其被執者則有馬合某初爲山東鹽運司判官泰定元年爲吏部尙書佩虎符奉卽位詔以諭安南明年參知湖廣政事奉使宣撫兩浙上疏劾廉訪使完者不花之罪尋進湖廣左丞懷王出自江陵湖廣宗藩及省僚皆降馬合某不肯附執之尋燕鐵木兒爲之請而釋之又有撒忒迷失者英宗卽位知樞密院事泰定元年命率衛士佐太師按攤出行邊三年出爲嶺北平章政事懷王立以不附已與梁王王禪剌沙馬某沙紐澤也先帖木兒同日見殺當是時拒伯顏被竄者復有月魯帖木兒

月魯帖木兒卜領勒多禮伯臺氏曾祖貴裕事太祖管領怯憐口怯辭官祖合刺嗣其職父普蘭奚成宗時官中書右司郎中武宗以爲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穎與丞相合刺

合孫子同入國學合刺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閣赤輒辭問所欲曰欲爲御史耳人壯其志仁宗世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是時太師鐵木迭兒氣燄薰灼月魯帖木兒劾奏其受富民張弼賂六萬貫曲爲貸死帝怒碎太師印而賜月魯帖木兒鈔萬貫除兵部郎中歷殿中侍御史給侍中左侍儀同修起居注右司郎中一日帝御便殿顧近臣曰朕聞前世皆有太上皇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樂乎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月魯帖木兒獨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者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也陛下位天位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大然之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欲誣月魯帖木兒以罪不得乃出爲山西鹽運副使丁外艱服除擢山南江北肅政廉訪使泰定初

遷汴梁路總管調武昌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帝崩河南平章政事伯顏矯制起爲本省參知政事謀共將兵翊戴懷王月魯帖木兒固辭曰懷王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伯顏怒會明里董阿南迎懷王過汴梁月魯帖木兒向與有隙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等亦皆惡月魯帖木兒遂謫乾甯安撫司安置至順三年乃移雷州順帝至元六年始召還數年累遷翰林學士知經筵事至正十二年以江南盜賊充斥命平章江浙政事月魯帖木兒召募民兵號令明肅統師次建德禽斬盜首何福於市遂復純安等縣俘獲萬餘人復業三百餘家是年七月次徽州卒於軍鐵木哥荅魯氏乃蠻國族也泰定時平章陝西政事天順帝嗣位懷王據大都使召鐵木哥及西臺治書侍御史馬札兒台不應復使前西臺御史刺馬黑巴至陝西說之鐵木哥馬札兒台等斬刺

馬黑巴而大發兵以勤王當是時陝西行省長則鐵木哥行臺長則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鎮守宗藩則靖安王闊不花而荆王也速也不干在甘肅爲尊屬乃推以主兵分三道竝進荆王靖安王由中道破潼關陝州進克虎牢轉戰而北也先帖木兒自北道從大慶關濟河破河中大都將萬戶徹里帖木兒軍潰也先帖木兒盡更河東諸官吏轉戰而東鐵木哥自南道破武關敗萬戶楊克忠之兵進克鄧州遂入襄陽江鄂大震是時諸路義師獨秦人有法度亦忠憤爲諸軍冠旣而上都陷荆王也速也不干以天子已殉社稷乃傳檄罷兵鐵木哥不得已亦西還文宗以其效忠亦不之罪也至順二年雲南始奉新命詔以鐵木哥平章雲南政事節制境內軍馬後至元四年召入平章政事尋復出鎮至正六年復平章政事踰歲爲南臺御史大夫十二年乞致仕不允以爲甘肅

平章政事薨子普化帖木兒在忠節傳也先帖木兒至潞州聞上都
都不守而降文宗以其前殺官吏遂殺之其時遼東則有秃滿迭
兒

秃滿迭兒英宗初爲平章政事一月罷爲宣徽使泰定元年爲太
子詹事御史董鵬南劾其附逆當刑帝不允尋遷平章政事竝宣
徽使懷王稱兵朝議以秃滿迭兒平章遼東政事遂從營王也先
帖木兒起兵入遷民鎮進克通州遂至大都尋爲燕鐵木兒所敗
秃滿迭兒復入古北口再敗於檀州南遂還遼東懷王旣陷上都
購能執梁王王禪及秃滿迭兒者授官五品後不知其所終

馬札兒台蔑兒吉歹氏卽蔑里乞部族也自其曾祖探馬哈兒給
事宿衛祖稱海從憲宗伐宋歿於王事父謹只兒三世皆贈諡封
王馬札兒台早偕兄伯顏扈從武宗復事仁宗於潛邸恭謹敏達

仁宗悅之及立爲皇太子以爲典用太監遷兵部郎中累進兵部
尙書典瑞院使歷大都路達魯花赤佩虎符領虎賁親軍都指揮
使泰定四年拜西臺治書侍御史致和元年帝崩而燕鐵木兒反
遣使迎懷王入大都伯顏素黨於燕鐵木兒遂自河南帥師從懷
王北行懷王卽使召馬札兒台及鐵木哥皆不奉命竝殺使者刺
馬黑巴事在鐵木哥傳旣而懷王卽位遣使頒詔甘肅至陝西馬
札兒台及行省官復塗毀其詔書械使者而送於上都俄而上都
淪亡廷議陝西省臺官罪皆流天祿二年伯顏已以翊戴功爲左
丞相詔特免馬札兒台罪徵爲上都留守久之拜御史大夫遷知
樞密院事兼鎮守海口侍衛親軍屯儲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順
帝卽位伯顏爲右丞相當國議封馬札兒台王爵馬札兒台辭以
爲伯顏旣封秦王兄弟不可竝王也乃拜太保分樞密院往鎮北

邊居數歲伯顏以專悖著帝不能忍馬札兒台子曰脫脫陰與帝謀去其逼乃黜伯顏而以馬札兒台代爲右丞相加太師馬札兒台性恭厚晚歲不能釋於財非大臣體脫脫亦微諫之馬札兒台遂以疾辭政帝優詔起之固不起遂以太師就第初伯顏之貶也卽命封馬札兒台爲忠王加號荅刺罕不受御史普魯台言宜成其志而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至正元年詔仍封爲忠王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與脫脫有隙會脫脫亦辭位別兒怯不花遂讒馬札兒台於帝詔免太師安置西甯復命徙於西域撒里尋召還甘肅薨十二年詔追封德王賜之碑曰旌忠昭德之碑子二人脫脫弟曰也先帖木兒脫脫自有傳其時不赴文宗召者又有也兒吉尼

也兒吉尼武宗初同知樞密院事遙授左丞相進知樞密院事至

大元年加遙授右丞相英宗卽位命往驗覈鞏昌等路屯戍選甘州戍卒還朝以爲江西平章政事泰定時召復知樞密院事尋出爲雲南右丞相文宗入大都遣使召之不至上都尋亡文宗召之復不至然也兒吉尼由是生心徐圖自歸於大都至順元年雲南諸王荅失不花秃堅不花及平章政事馬忽思因數其罪將殺之也兒吉尼遂遁走八番以歸文宗文宗喜其至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尋復知樞密院事加太尉賜銀印薨

囊加台也速荅兒子也事竝具其祖紐璘傳囊加台以世襲萬戶累官四川平章政事泰定元年嘗兼宣政院使征西蕃參卜郎致和元年文宗之立囊加台心非之陝西舉義兵平章政事鐵木哥出武關下襄陽囊加台遙與之應大都恐乃增兵以守歸峽而囊加台倉卒未能出師旣而聞上都已亡囊加台堅不欲事文宗又

元書 卷七十三 二
自以爲世將材武過人且師出有名遂與其省左丞脫脫前雲南廉訪使楊靜謀發兵北向平章政事實徹不從殺之遂自稱鎮西王而以脫脫平章政事楊靜爲左丞作檄暴文宗罪惡於四方時惟烏蒙教授杜巖肖言曰方今聖明嗣統宇內大甯省臣當罷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也囊加台怒以爲妄言惑眾杖而禁錮之遂燒斷棧道以絕秦兵而分兵出大江南北明年南攻播州破苗兒埡宣慰使楊燕里不花開關納之北師循漢下金州據白土關而分兵以向襄陽是時月魯帖木兒王統蒙古漢軍五萬人扼烏江斷囊加台入順元之路樞密院復請調鎮西武靖王搠思班等軍禦之未幾楊燕里不花降於月魯帖木兒王囊加台始意欲拊奉元之背而擣荆襄以南控楚粵北蹂宛汴皆爲湖廣陝西軍所拒不得前銳氣漸挫又聞明宗已正位人心嚮之知不可以爭也亦

會朝廷遣湖廣政事孛羅傳詔赦其罪囊加台遂罷兵聽命其歲明宗崩文宗自旺忽察都還至上都坐囊加台以指斥乘輿大不道殺之明日始復卽位俄命籍其家楊靜等皆杖流遼東楊靜者成都儒士始以河南右丞王約與國子監博士姚登孫應奉翰林文字揭傒斯同薦除官累遷至雲南肅政廉訪使至正時自竄所放還以壽終囊加台子荅失八都魯自有傳囊加台旣死而雲南諸王禿堅與其弟必刺都迷失必刺都古彖失及其將伯忽阿禾等復起兵抗新命事在世祖九王傳伯忽阿禾皆力戰死以均失其事故不傳

論曰元自憲宗以勢力勝負相君臣泰定帝當時所與其國者何人也焉不危哉然天下非不思天順也曲烈別鐵木兒脫孛臺等抗節以死而史無可考之遺蹟月魯帖木兒甘從削竄無爲表章

馬札兒台傳且以毀書斬使為諱然則忠臣義士之多所沈歿其可知矣若夫順逆昭然仗義以討賊豈非人臣之正而也先帖木兒囊加台之徒始不能急於赴難終不能遽自裁決故生者幸生死亦幸死耳元黃奇變曾無一烈男子碎齒噴血其史氏之缺耶抑皆誤於夏侯詳之說也其有愧於王思同也多矣

劉澄刊

劉潛

門人曾紀元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三

元書卷七十四

邵陽曾廉撰

趙世延張思明阿禮海牙孛魯朮虞集歐陽元列傳第四十九
趙世延字子敬自其祖按竺邇家於成都遂為成都人也按竺邇有傳世延天姿秀發弱冠世祖召見俾入臺院習肄官政始授雲南按察司判官數歲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中丞趙國輔抑不以聞至元二十九年僉江南湖北肅政廉訪司事敦儒學立義倉撤淫祠脩澧陽壞隄嚴常澧賈良民之禁部內晏然大德三年為中臺都事數年歷山東肅政廉訪副使南臺治書侍御史久之除安西路總管至大元年徙總管紹興改四川肅政廉訪使蒙古軍士科差繇重而軍士就戍往來者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為奴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又脩都江堰以便民尋移西

臺侍御史拜江浙參知政事復召爲侍御史延祐元年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也遂拜參知政事踰歲改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率送之官其禮向未有也帝欲以臺綱責之世延右丞相鐵木迭兒益深忌之乃以皇太后旨出爲雲南右丞陛辭帝命仍爲中丞然世延終以皇太后故不敢卽論鐵木迭兒四年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及平章政事蕭拜住上都留守賀勝乃其論之事各在其傳中世延及內外御史四十餘人亦疏其不法數十事鐵木迭兒由是罷相帝亦不能明正其罪也世延懼五年遂乞外拜四川平章政事卽重慶路立屯田得江津巴閒田七百八十三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餘石世延出二歲而仁宗崩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相鏡意報復已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英宗卽位又

殺賀勝而世延在遠難驟致之法乃使人誘世延從弟胥益爾合忽誣告世延罪逮對志必殺之世延至夔遇赦乃以疾抵荆門就醫鐵木迭兒督追至京繫之刑曹數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也囚三歲胥益爾合忽自以所訴涉誣罔丞相拜住屢爲之言鐵木迭兒又已死世延遂出獄先是帝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鐵木迭兒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侍臣皆叩頭稱萬歲於是世延遂出居金陵泰定元年召爲集賢大學士明年以爲南臺中丞四年復還爲中臺中丞又遷右丞致和元年命中書徧移天下雪其非辜又兼翰林學士承旨兼知經筵並同知樞密院事俄而帝崩太子幼同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欲擅援立功乃迎懷王於江陵世延實盡力爲之贊畫文宗卽位仍爲中丞兼承旨天祿二年又兼奎章閣大學士尋拜平章政事詔以世

延年高許乘小車入禁中至順元年領纂修經世大典事請致仕不允仍兼承旨封魯國公太師燕鐵木兒爲之言向有旨惟臣與伯顏許兼三職今世延亦然故引疾以辭帝曰朕重老成人其令仍視事是時御史葛明誠惡世延失節而難爲辭乃上言世延年踰七十智慮衰耗固位苟容乞斥歸田里燕鐵木兒曰世延屢乞休而聖意慰留御史固不知前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位以翰林奎章可也於是世延遂移文中書徑行養疾於茅山二年改封涼國公元統二年詔賜錢四萬緡後至元元年仍除奎章閣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明年還成都薨至正二年贈執法佐運翌亮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諡文忠世延歷事九朝敷歷省臺五十餘年以文學知名然始著風節晚更結燕鐵木兒成其邪謀又爲設鴛鴦會以媚

之文宗陽以宿儒尊之實德其定策之功以是戀棧苟祿列於彈章君子薄焉子五人野峻台別見忠節傳伯忽夔州路總管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舉義爲所殺文宗贈以中書右丞蜀郡公諡忠愍當燕鐵木兒謀變其日同附和者尙有別不花塔失海牙速速王不憐吉台亦列赤寒食之屬亦列赤忙兀台子也事附忙兀台傳

別不花不知其氏族父卜花朮見害於禾忽大王贈太保延國公加贈太師居延王諡忠節武宗初別不花爲集賢院使徽政院使瓜頭言別不花以私錢建寺爲國祝釐乞賜以禾忽所得歲賜命以五年與之尋命平章政事加太尉出平章江浙政事徙江西爲左丞相至大三年來朝賜以世祖宮人寵賚有加焉旋徙爲湖廣左丞相以賊免官致和元年燕鐵木兒謀變於大都首推爲左丞

元書 卷之十四 三
相別不花久廢怨望至是頗快意文宗入大都別不花遂言倒刺沙私回回人哈哈的之罪帝樂其言尋以左丞相兼知樞密院事旋加太保落知院未幾坐矯制以平章政事買閭家貲賜速速罷相天祿二年御史言別不花既得罪又復與速速潛呼日者推測聖算宜竄諸海島以杜姦萌詔竝其妻子置之集慶居久之復起平章江浙政事後至元四年漳州李志甫反命總督浙閩江西廣東軍討之不能克終江浙左丞相

速速畏吾兒氏族也父潔實彌兒官宣政使贈太師齊國公諡文忠速速累官至參知政事至治二年進左丞尋出爲湖廣右丞泰定時爲御史中丞坐職失官燕鐵木兒舉事推爲左丞文宗入大都進平章政事兼太禧院使命董度支芻粟又領儲慶司事未幾復坐妄受買閭家貲徙襄陽詔以母老留之京師尋命仍徙湖

廣至順元年御史言速速專肆貪淫兩經杖斷蒙恩量徙尙不畏法攜妻聚妾濫汙百端湖廣屯兵重鎮豈宜居此詔永竄雷州湖廣遣人械送明年復坐有怨言刑部議當死會赦免詔籍其家禁錮終身

塔失海牙亦曰塔赤海牙失其氏族成宗時奉使宣撫山北遼東累官平章江浙政事武宗初召入平章政事出爲河南平章政事皇慶元年召爲御史大夫英宗初復平章政事至治三年坐職杖免泰定中起爲太子詹事燕鐵木兒舉事推仍平章政事文宗卽位罷爲大司農踰歲拜翰林學士承旨元統二年復爲大司農尋爲大尉置僚屬商議中書省事後至元三年復平章政事領都水度支二監明年詔右丞相伯顏太保定住平章政事孛羅阿吉刺聚議內廷塔失海牙及右丞鞏卜班參知政事納麟許有壬等聚

議中書是時大權在伯顏塔失海牙備位而已尋復罷爲太尉轉太保薨

王不憐吉台累官至樞密副使泰定二年列將有從諸王征徭者棄軍娶妾致敗王不憐吉台庇之言其有功當遷兵部員外郎宋本駁正之事在本傳俄出參知陝西政事坐事失官燕鐵木兒舉事推仍樞密副使天祿二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拒命命王不憐吉台代行樞密院也速荅兒擊之不憐吉台以親老辭不行後

闕

寒食累官至湖南宣慰使泰定二年奉使宣撫甘肅入朝爲通政使文宗時失其所遷官

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也後徙居輝州思明性穎悟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歷臺省掾阿合馬旣死命尙

書簿問遺孽一日帝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贓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至旦帝聽之忘疲曰何音之似侍儀舍人也榮祖對曰此張思明正由舍人遷者也帝由是奇之明日擢大都路治中思明以其超遷固辭乃以爲湖廣行省都事累遷戶部尙書延祐元年參議中書省事三年遂參知政事是時浮屠妙總統方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甯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法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其人乃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以爲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思明爲人巧猾善宦惟知帝本明主能聽言不可徒默默故論事頗持法不回冀結主知而近臣疾其沽直日言於帝遂罷爲工部尙書然帝益不忘之嘗問左右張士瞻得無缺望乎因授宣政院副使五

年除西京宣慰使嶺北戍士多貧者歲凶相挺爲變思明靖之因
疏和林運糧不便十一事帝勞以端硯上尊先是鐵木迭兒恃皇
太后恩寵爲太師右丞相思明實附之常爲之計畫帝不知也至
是鐵木迭兒已論罷而左丞相阿散亦黨於鐵木迭兒常思引思
明以爲之助會阿散辭職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耶對曰非也近
臣有撓政者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若欲
任臣必得一人爲助帝問爲誰對曰張思明也帝曰此朕能從汝
卽日復拜參知政事比召至車駕幸上都見於道慰勉之曰卿向
不負朕注委故朕用阿散言起汝也思明在中書數月而帝崩英
宗宅憂鐵木迭兒復相卽以思明爲左丞鐵木迭兒方日尋舊怨
誅大臣不附已者思明心敏慧乃進言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
相恣行殺戮國人將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

將若之何不可不熟慮也鐵木迭兒爲之少止尋帝卽位以拜住
爲左丞相實惡鐵木迭兒而疏之思明爲鐵木迭兒百計圖傾拜
住會拜住乞假出都門鐵木迭兒欲入省泄事帝使人止之不令
入時歲已終在京倉漕管庫之職例應注代思明因以稱疾不至
中書眾因此皆顧望俄而拜住至謂僚屬曰左丞病省事遂廢乎
因遣人善慰思明思明不得已乃出與拜住共畢銓事明年拜住
奏召思明詣上都數其罪杖而逐之遂廢於家致和元年文宗入
大都諸沈廢怨懟者多從之遂起思明爲江浙左丞天祿二年復
召爲中書左丞入覲慈仁殿思明爲帝敷陳累朝任賢使能治國
足民之道帝亦善之已而御史言思明在仁宗時阿附鐵木迭兒
閒謀兩宮英宗之世又以鐵木迭兒之力引爲左丞稔惡被廢今
又冒居是官宜從黜斥詔罷之後至元三年卒思明黨邪害正獲

六書 卷之十四 六
罪天下究亦不免三黜然知學有才能尤明於律與謝讓曹鼎新同稱三絕惟用心詭秘能竝爲諛直又能不治產不畜財惟聚書三萬七千卷邀譽於世人莫能測其隱曲焉後贈推忠翊治守義功臣仍左丞上護軍清河郡侯諡貞敏蓋猶錄其擁附文宗之功以爲守義也

阿禮海牙亦曰阿卜海牙畏吾兒氏族也父脫烈爲集賢大學士加大司徒兄野訥事仁宗於潛邸從至懷州仁宗之靖內難野訥亦密贊成其議武宗卽位擢祕書監賜玉帶仁宗爲皇太子兼右庶子及卽位野訥請召文武老臣咨以朝政又請以中都苑囿還民拜樞密副使進同知樞密院事命平章政事辭不拜卒贈推誠保節翊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趙國公諡忠靖阿禮海牙亦早事武宗仁宗爲宿衛與父兄竝見信任敖翔華

近自參議省事進參知政事歷左右丞平章政事出歷湖廣江浙河南陝西平章政事沐人尤懷思之泰定時入朝拜翰林學士承旨丁父憂去官致和元年文宗自江陵入大都阿禮海牙易服南迎至於沐郊見焉卽命復鎮沐省是時河南平章政事伯顏帥師從文宗北行阿禮海牙繼之陝西義軍已鼓行而東河南軍惟萬戶孛羅守潼關士馬旣單弱又乏軍實阿禮海牙乃高價糴民粟以峙糧儲令近郡分治戎器閱士卒括民馬俄而靖安王闊不花破潼關進奪陝州阿禮海牙集省憲官屬計事無有言者阿禮海牙曰沐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矣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礮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鄧兩萬戶之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衛

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資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召還襄
鄧軍之屯田芍陂者益以壯丁使守襄陽白土峽州別遣塔海以
備巴蜀之兵給以荆襄汴汝兩淮之馬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
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沂黃河運至於陝羅諸近郡者則運諸
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君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眾
曰唯命即日部分行事自卜顏不花王以下凡省之屬吏與有官
而家居者各授以事而出廉訪使董守中僉事沙沙駐南陽右丞
脫帖木兒廉訪使卜顏駐虎牢分遣兵馬以聽調用餽餉之行千
里相望大都時又置行樞密院以總西事及襄漢荆湖河南皆缺
官阿禮海身便宜隨才處之後以上聞焉然義軍勢益盛阿禮海
身更督餉西行師及靖安王之師遇於石渡戰竟日而敗遂失虎
牢喪兵儲甚富行院之師退至汴汴人大恐阿禮海身屢遣使告

大都不得達甚憂之乃親出撫其民然雖危急阿禮海身朝夕出
入聲色不動夷然如平時眾賴以安既而義軍逼城百里而近阿
禮海身更激厲行院諸將吏整兵南薰門外以行會使者自大都
還言齊王已破上都奉寶璽上新天子矣阿禮海身乃置酒高會
於省堂以賀發書告屬郡及江南未幾義師亦退阿禮海身乃解
嚴報捷斂餘財以還民以功遷西臺御史大夫召入平章政事尋
爲太禧宗禋使復平章政事詔河南立阿禮海身政績碑焉元統
時出爲河南左丞相徙江浙薨阿禮海身喜聚書畫薨後太師伯
顏欲之帝命盡賜伯顏其時戰燕東西及其北皆燕鐵木兒躬履
行陣獨擅其功諸行省惟河南當軍鋒故阿禮海身以是顯名然
上都再十日堅守則河南下矣是時與贊畫者有韓若愚其他將
別爲軍者復有也速迭兒也先捏脫脫木兒也速迭兒已附其父

阿剌罕傳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也初爲武衛府史歷遷中書左司都事時監燒昏鈔者欲取能名輒曰所燒鈔僞也鈔使管庫者誣服獄旣具若愚知其冤覆之得免死者十餘人遷刑部郎中提舉諸路寶鈔庫移吏部郎中仁宗卽位故事凡潛邸官吏不次遷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品遂著爲令皇慶元年三徙爲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遂輕其刑頃之命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爲丞相以愛憎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己羅織以事帝知其枉不聽拜戶部尙書延祐六年慮囚河間各得其情復還中書參議無何鐵木迭兒復相以舊恨欲誣殺之英宗亦不從猶除名還鄉里泰定初命復其官五遷爲侍御史而丞相倒剌沙擅威

福以事誣侍御史亦憐真班下樞密獄無敢言者若愚以計奏倒剌沙爲御史大夫事遂解三年出爲河南左丞會文宗自江陵闌入京師道汴梁平章政事伯顏先已通燕鐵木兒密謀卽日迎附而若愚爲之策畫中機由是參知政事脫別台殉難若愚以定策功見嘉進資政大夫至順元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卒贈資德大夫江浙左丞上護軍南陽郡公諡曰貞肅

也先捏泰定時爲殊祥院使懷王居建康命也先捏掌其衛士致和元年也先捏私至上都與倒剌沙圖傾懷王於是乃復遷懷王於江陵懷王不知其端發自也先捏也及據大位以也先捏爲宣徽使遣之將兵以禦上都之師未幾汝甯王忽剌台破紫荆關關潰卒皆南走遂大掠保定閒萬戶張景武及同知路事阿里沙率民持挺擊殺數百人景武故平章政事張珪子也事在珪傳是時

元書 卷七十四
也先捏方以軍至保定遂殺阿里沙及景武兄弟五人竝奪其貲
尋以也先捏知行樞密院事更遣也先捏與也速迭兒及行院副
使章吉竝將兵而西復以張珪女賜也先捏也先捏軍至順德命
括廣平大名馬以利其行然也先捏實觀望懷兩端靖安王闊不
花破潼關進克虎牢河南幾卽破其平章政事阿禮海牙騰章告
急也先捏留不遣也旣而河南事平也先捏復以軍至武安西臺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降詔行院罷兵還而也先捏姦狀亦露御
史復上言也先捏將兵所至擅殺官吏俘掠貨財詔刑部鞠之籍
其家杖流南甯明年竟論以不忠不敬誅死

脫脫木兒爲阿速衛指揮使致和元年文宗未入大都天下方戴
天順爲君上都兵勢亦盛脫脫木兒首以其軍請附大都燕鐵木
兒遣之守古北口尋與諸王失刺平章政事乃馬歹太子詹事乞

赤戰於宜興斬乞赤禽乃馬歹送諸燕鐵木兒殺之失刺敗走文
宗遣使卽軍中賜之銀以給軍士有功者拜同知樞密院事未幾
平章政事禿滿迭兒以遼東之師至薊州脫脫木兒與戰於兩家
店俄文宗卽位脫脫木兒復與禿滿迭兒戰於檀子山三戰敗之
旣而汝甯王忽刺台兵入紫荆關勢銳甚脫脫木兒帥師四千往
援關而汝甯王兵已越涿州進逼大都南城燕鐵木兒拒戰於郊
忽刺台傷退據盧溝橋而宿脫脫木兒及章吉也先捏合擊其軍
於良鄉轉戰至橋南以斷其後於是汝甯王遂敗去進知樞密院
事至順元年脫脫木兒與知樞密院事闊徹伯等十二人以燕鐵
木兒弑明宗欲謀誅之事泄爲燕鐵木兒所殺籍其家

孛朮魯朮字子翬其先隆安人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內鄉封南
陽郡侯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朮贛江舟中釜鳴者三眾

皆異之長從京兆蕭剡學姚燧見而器之以書抵剡曰僕閱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輩比者也於是剡以女妻之武宗初載用薦授襄陽教諭遷汴梁路學正會修世祖實錄燧首薦剡授翰林國史編修延祐中拜監察御史時英宗爲皇太子未出閣剡言宜擇正人以資輔導帝甚嘉之尋劾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官而傳旨諭慰剡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覈憲司聲蹟淮東憲官惟尙刑多置獄具剡曰國家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尙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剡曰科舉先未設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概屈抑恐非天下之平也請止於五品從之遂著爲令除右司都事英宗諒陰丞相鐵木迭兒以私怨專殺剡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丞相

使人勞剡強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剡兼領之帝獵柳林駐故丞相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命坐賜飲上尊拜住問問剡曰爾堪宰相乎對曰宰相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宰相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也拜住甚服其言轉右司員外郎與修大元通制書成剡爲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三轉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大廟神主剡請各室增設都監官內外嚴置局鑰晝夜巡警永爲制又纂修太常集禮書命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剡所建白近漢文故事文宗呼子輩而不名命剡與平章政事溫德亨十人商議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剡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宜且攝位以俟其至從之及親祀天地宗廟社稷剡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至尊不敢直書則圈以識之文宗取笏視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竣事上

天曆大慶詩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召僉太禧宗
禮院兼祗奉神御殿事從幸上都奉敕撰碑稱旨遷集賢學士兼
國子祭酒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舛以古
者教必有業退必有舍以所準錢二萬餘緡作屋四區以居學者
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舛至皆使就試官之帝師至京師
詔朝臣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舛舉觴立進
曰帝師釋迦徒天下僧所師也余孔子徒天下儒所師也請各不
爲禮帝師笑起立卒飲眾爲之慄然文宗崩舛以皇后命預商大
政甯宗既卽位大臣有謂赦不可頻行舛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
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豈可不赦以收怨於新造之君乎乃從舛
言遷禮部尙書元統二年出參知江浙政事逾年以遷葬歸召爲
翰林侍講學士以疾不至後至元四年卒贈陝西參知政事南陽

郡公諡曰文靖舛狀貌魁梧學問淹貫文章合古法居國學久論
者謂自許衡後任師道者耶律有尙及舛而已子遠在忠節傳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本隆州仁壽人集父汲仕宋
爲黃岡尉宋亡寓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晚教授潭州於諸生
得孛朮魯朮歐陽元而獎進之用薦爲教授以翰林編修官致仕
集三歲知讀書時汲方避兵嶺外集母楊氏國子祭酒楊文仲女
也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就外傳已盡
誦諸經矣其夙慧如此集既傳世業又獲從吳澄游由是學大進
大德初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兩除國子助教正諸生臨
祭殿上失禮罪仁宗時爲太子傳旨勿竟集不顧卒論黜之仁宗
益賢集及卽位集以助司業吳澄議改學校法澄去集亦以病免
未幾除太常博士時拜住爲太常禮儀院使數問禮於集張珪趙

世延爲時名宿皆敬禮之適仁宗始興科舉說者謂太平可立致集方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言宜求名師使有所觀感不宜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也語在選舉志仁宗甚悅集以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欲顯擢之會晏駕不及用英宗立拜任爲丞相言於帝而集方居憂遣使求之不獲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秘書少監俄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集上言京東瀕海地宜大興農田以省漕運事不果行語在食貨志致和元年以集充經筵官其歲帝崩天順帝嗣位文宗據大都而自立使集撰詔告天下曰洪維我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世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無敢覬覦自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至於晉邸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鐵木兒潛通陰謀闖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

朕以叔父順承惟謹於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刺沙兀伯都刺專權自用疏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姦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論推戴屬於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臣庶皇皇已及三月誠懇迫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卽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爲天祿元年可大赦天下集是時以本職仍兼經筵官帝始建奎章閣以爲奎章閣侍書學士乞郡不許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詔修經世大典命集與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俄世安去位集專領焉書成以目疾再乞解職帝亦不許御史中丞趙世延乘閒爲之請言集甚貧又病目幸假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欲立子阿剌忒荅刺爲皇太子

元書 卷七十四
而明宗子安歡貼睦爾長乃徙之高麗明年復爲詔告天下言安歡貼睦爾非明宗子亦集之辭也其後安歡貼睦爾立是爲順帝初龔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與集善每游揚伯璲於集屬薦之集不許也祖常飲集酒出薦牘求集署集拒之固祖常遂恨集至是順帝召諸老臣議政集在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集懼遂謝病歸然帝實無意譴集明年則遣使賜以上尊金織文錦召還朝病不行有以曩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以疾卒贈江西參知政事護軍仁壽郡公諡文靖集性孝友好接後進能受人直言文章甲一代亦明治術每承顧問於古今政治得失無不盡言始拒馬祖常幾賈禍其後龔伯璲以賊敗殺身世始服其知人惟撰詔醜詆泰定士論病之歐陽元字原功潭州路瀏陽人也幼時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

學諸書日記數千言八歲能屬文爲諸生虞集父汲亟稱許之以爲他日當與集並駕也元登元祐二年進士第授平江同知調蕪湖縣尹改尹武岡武岡蠻獠雜處撫字稍乖輒弄兵元至適溪洞相攻殺元卽輕騎造之諸獠曰往官皆以我爲魚肉吾甯死不就質也今歐陽公自來吾屬無枉矣元乃諭以禍福爲理其訟蠻獠遂安召爲國子博士進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適是時燕鐵木兒圖立懷王爲功以元領印攝院事而燕鐵木兒常居禁中元亦從之爲參決機務主遠近調發制詔書檄俄文宗卽位元復上封事多條時政以聞時亦多行焉天祿二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居此者率清望官也文宗重元乃親署爲藝文少監進大監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至正後累遷至翰林學士承旨拜官日帝稱快者再三

元以老頻年累章乞休皆不允元陳辭懇切乃授湖廣右丞致仕賜白玉帶給祿終身將行帝復不允十四年汝潁盜起元獻招捕之策千餘言人無能用者十七年將大赦天下宣赴內府元久病不能行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實異數也是歲卒年八十五帝聞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楚國公諡曰文元性儉約爲政廉平厯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四朝實錄經世大典宋遼金三史皆與焉三史論贊表奏皆元屬筆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文宗順帝兩朝凡郊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詔率多出元元統後金縉上尊之賜更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皆得元文辭以爲榮焉那集元皆有著述在藝文志其時在下位與於燕鐵木兒之謀者復有任速哥

任速哥濱州渤海人也襲父官爲右衛千戶速哥爲人倜儻而好爲詭激之行頗以俠名公卿或賢之薦於朝英宗召見命備宿衛出入禁闈已而有南坡之變泰定帝立速哥遂不仕時常痛哭過市見者目以爲狂然速哥意以此動時人而莫之激賞也速哥遂潛爲異圖時御史中丞速速方坐賊失官懷怨望速哥知之乃乘閒請見相與往來密謀廢立以爲鐵失之逆倒刺沙實與聞因概然以復先帝之讐爲言實則以周王懷王可居爲奇貨也適燕鐵木兒亦久萌異志速速以速哥往見徐以說微動之燕鐵木兒初若不省而心契其言亦會帝崩倒刺沙以回回人輔少主大爲蒙古人所疾燕鐵木兒遂構變而立懷王速哥以與胡戴超擢禮部尙書厯官長甯寺卿安豐路壽福府總管終都水使天祗時之修英宗實錄也翰林國史院請具倒刺沙款伏狀議蓋本於速哥也

或曰天祿翰林國史院臣實撰任速哥家傳故入罪秦定以揜其無君之惡也

論曰世延不附鐵木迭兒而附燕鐵木兒御史徒劾思明豈以爲世延賢於思明哉當是時人皆美阿禮海牙在河南爲勞昔謝晦之反軍容甚盛輒喟然太息曰恨不以此勤王阿禮海牙不同其悵恨而自名忠義以倡僚屬是天卑地尊矣彼拒伯顏甘死竄者將謂之何人也集不於此時投筆以殉而忍誣其死君其去張翥也不天淵乎玗元亦有文名而善附會如此昔孔子言冉有季路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曩嘗駭怪其言蓋觀於世延諸人而後知其難也別不花也先捏之徒何足道哉以皆汲汲因時反覆者也故竝附於篇

曾相忍

劉澄刊

劉潛

門人曾謙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四

元書卷七十五

邵陽曾廉撰

李元禮謝讓脫歡趙師魯索咬兒哈的迷失曹伯啟宋本秦起宗
自當王克敬列傳第五十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也性莊重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儒學教
授遷太常博士定撰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裕
宗文惠明孝皇帝尊諡議稱頌功德體製溫雅始請諡園邱升祔
太室禮文多其所詳定元貞元年擢監察御史其歲閏四月帝為
太后建五臺山寺將臨幸焉元禮上疏曰伏見五臺創寺土木既
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繁重男女廢耕織百
物踊貴民有不聊生者且太后不可臨幸其事有五時當盛夏禾
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千乘萬騎不無蹂躪一也

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返暑途數千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輕冒霜霧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卽位以來遵守祖制正惟兢兢持盈之日凡一舉動以書簡冊以詒後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非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已百倍於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爲教雖窮天下珍玩奇寶不爲喜雖無一物奉獻亦不爲怒今太后欲爲蒼生祈福福未獲而先勞聖體致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伏望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順神上以循先皇后之遺範次以盡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至矣臺臣不敢以聞然是時太后實未嘗臨幸也明年寺成太后乃欲親往祈祝適治書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因封其章入奏曰崔彧私黨漢人李元禮大言謗佛帝大怒敕丞相完澤平

章政事不忽木鞠之不忽木譯以國語完澤曰吾曩亦嘗以此意諫太后太后曰吾非喜建寺蓋以先皇帝時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獨一御史敢言可賞也完澤以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會萬僧以賊聞乃罷萬僧職置元禮不問而臨幸之議亦寢未幾改國子司業卒贈亞中大

夫翰林直學士輕車都尉隴西郡侯子端仕至禮部尙書

謝讓字仲和許州人也幼穎悟好學及長推擇爲吏累擢南臺御史讓遂舉湖廣平章政事合刺合孫可御史大夫山東廉訪使陳天祥可御史中丞右司員外郎高昉可任風憲又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成宗遣使雜問旣款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泰然若無事者臺綱以振大德元年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爲都事益著能名入爲右司都事遷戶部員外郎時東勝雲豐

元書 卷七十五
等州民飢乞糴鄰郡憲司懼其販鬻爲利閉其糴事聞於朝讓設
法立遏糴罪民賴全活厯右司員外郎出爲湖廣左右司郎中廣
西兩江岑雄黃勝許等屢相讎殺爲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
宜力競寬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跳梁可也若乃舍中國有用之民
爭炎荒不毛之地非長策也因書榜招諭以攜其黨遷河南左右
司郎中是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
稅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西讓請鬻鹽三十萬引給軍食以省
漕運公私便之至大元年入爲戶部侍郎厯治書侍御史同僉樞
密院事戶部尙書徙刑部尙書仁宗卽位讓上言明鄭阿兒思蘭
爲尙書省搆殺之冤帝命還所籍產有旨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
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正禮文讓皆與焉讓
以帝眷之厚乃言古今有天下者皆有律以輔治豈以聖朝獨可

無法使吏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善其言卽命中書省纂集典章
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賜青鼠裘一襲侍宴服六襲皇慶二年
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曹司按不如程者讓曰刑獄非銓選錢穀之
比寬以歲月尙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乃入白之宰相由是刑
曹獨得免責未幾拜陝西參知政事改西臺侍御史延祐四年卒
官贈正奉大夫河南參知政事陳留郡公諡曰憲穆子好古位覆
實局提舉

脫歡唐兀氏曾祖小丑太祖定西夏以業弓進賜名怯延兀蘭爲
怯連口行營弓匠百戶徙和林卒祖塔爾忽台襲其職死於昔木
土之戰父朵羅台有戰功累官芍陂屯田千戶所達魯花赤脫歡
初直宿衛爲御史臺譯史擢監察御史遷四川左右司員外郎廉
訪司僉事樞密院都事進大宗正府達魯花赤成宗時嘗上疏曰

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
宜且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
合民志不祈福而福自至矣回回戶計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
體應役如此則賦役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
珍禽奇獸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人等不許賚寶中賣以
糜府庫違者罪而沒之則商賈無所施其奸僞而國有蓄積矣其
言懇切當時稱之宋羅弟闕闕出亦業弓竝善射世祖見其狀魁
偉命爲近侍武備寺臣請用之帝曰孔子言三綱五常人能自治
而後能知人能齊家而後能治國汝可以此言諭之而後用之擢
廣勝庫達魯花赤闕闕出能守職不撓大德中擢大同路武州達
魯花赤改僉四川道廉訪司事拜監察御史累官大甯路總管卒
於官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人也父趾官秘書少監師魯爲人風采
端凝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祐七年辟爲御史臺掾移中書省掾
師魯於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敏果執政奇之使典
銓選平允無私人無不服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
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返福釐生蒸民阜萬物百王不易
之禮也宜鑿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善其言未能用也
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
之漸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燈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
日月之明疏聞遠命罷之賜師魯上尊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
忠直是時丞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上言古
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眾決之於故老大臣然
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可獨出柄臣之意不咨眾謀者也

不報倒刺沙雖剛狠然亦服其敢言致和初遷參議樞密院事天
祿中遷本院判官改兵部侍郎丁父憂特旨起爲同僉樞密院事
師魯固辭不就服除復爲判官持節治四川軍馬尋遷刑部侍郎
樞密院復奏爲判官久之出爲河閒路轉運鹽使除害興利法度
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厨傳贈遺之費商人竈戶無不便之歲
課遂大增暇日又割己俸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
聘工師春秋釋奠如古儀式士論多之師魯由從官久典金穀常
鬱鬱不樂疾篤棄官歸京師後至元三年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尙
書天水郡侯諡曰文清

索咬兒哈的迷失父遼陽參知政事迭里威失事在其祖塔本傳
索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東宮英宗卽位拜監察御史
索咬兒哈的迷失首言國家命令所以宣揚政化敷布紀綱爲法

於當時垂憲於後世苟非爲國爲民不可輕易發也書曰謹乃出
命令出惟行不惟反古之王者其發號施令慎重如此王言一出
天下莫不廓然丕變各得所欲雖山川草木亦皆觀光動色故曰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昔唐以中書奏事門下封駁
尙書奉行亦謹號令之意伏惟聖朝中天建極祖宗以來凡出號
令必與大臣協謀然後誕告天下是以億兆承聽莫不聳動故自
中統建元至今詔令遂爲家法竊見比年所降命令非但煩數閒
亦未孚且皇元立制政柄盡歸中書雖屢戒中書不得隔越奏事
然諸司奉行不久旋即背違凡有陳情輒自朦朧奏行變易紛紜
法無所守誠非所以取信於四方爲百姓之觀瞻也迹其所由蓋
因挾權撓法之臣不惜國體越職犯分各私其所爲而致然耳近
如帝師法旨護持各路寺廟居然宣示其始終辭理竟與綸音相

似求之禮法尤極悖戾蓋發號施令者人君之大柄非帝師所宜行也嗣後應命聞奏取自聖裁若隔越奏事者朝廷戒飭雖嚴然而朝出暮更且行且違者無他賞罰不信故也宜將從前隔越中書已行詔旨盡數拘收仍明定擅自奏事科斷之條以示必罰不可再長僥倖之風至朝廷詔誥既皆由國史翰林其承旨學士皆帶知制誥以知國朝典政者首領院事擬撰綸綍應專命掌之凡有奏行布告竝從中書省送院詳定可否其或措置失宜有損治體者則繳駁封回其可行者則加潤飾譯寫此亦唐三省之制也廷議是之著爲令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寺於京西壽安山索咬兒哈的迷失與同列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以爲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興築初司徒劉夔妄獻浙西民田冒出內帑鈔六百萬貫丞相鐵木迭兒

分取其半以臺諫發其奸大憾之治書侍御史鎖南鐵木迭兒之子也至是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弗便弗卽入奏今訕上以揚己之直大不敬帝遂怒乃殺索咬兒哈的迷失及觀音保杖珪謙亨竄之奴兒干於是山北廉訪使曹伯啟遂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爲之悚聽泰定初贈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漁陽郡公諡曰貞愍賜其妻子及觀音保家鈔各千錠田千畝仍樹碑神道珪謙亨皆召還復其官謙亨曲沃人後位至浙東海右道廉訪使

曹伯啟字士開濟甯碭山人也弱冠從東平李謙遊篤於學問累官西臺御史遷都事關陝自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啟請建祠立學以表其績涇陽民訴其尹不法伯啟察其誣抵民罪四川廉訪司僉事闕闕出以苛刻聞伯啟糾黜之延祐元年入爲中臺都事

元書 卷七十五
遷刑部侍郎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召刑曹問曰西僧訟某罪何爲久弗治眾莫敢對伯啟從容言曰犯在赦前鐵木迭兒雖怒不能奪也八番帥擅殺起邊釁朝廷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啟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啟恐兵往則彼驚擾將致亂乃遣一令史單騎往喻新帥備得其情止奏坐前帥擅興罪邊民以安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爲欺罔累贓巨萬朝廷遣使督徵前後受賂皆反爲之遊言最後伯啟往其人已死諭其子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賂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我爲徵之諸受賂者皆心懼潛歸賂於其子爲鈔五百餘萬緡民之逋負而無可理者卽列上與免之出爲真定路總管詔至江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著爲令尋拜南臺治

書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責在臺憲諸被枉赴訴者實則直之妄則加論可也今訟冤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俄去位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訪使方索咬兒哈的迷失等之死伯啟上書論臺臣緘默天下壯之語在索咬兒哈的迷失傳俄拜集賢學士侍御史詔同刊大元通制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典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也法當改之丞相拜住是之會伯啟出廉訪浙西不果行泰定初致仕優遊鄉社矜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伯啟性莊肅奉身清約所獎借名士爲多考試國子首取呂思誠姚綬雲南僉事范震言宰臣鐵木迭兒欺上罔下不報飲恨歿伯啟具其事書於太史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啟白其枉進擢風憲其性好彰善多此類也天祿中累起爲西臺中丞終不起元統元年卒年七十九著述具藝文志子孫多

至顯官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也幼穎拔既成童聚經史日夜讀之句探字索必通貫乃己父禎官江陵本從因與謝端同師王奎文講性理之學亦能爲古文峻潔刻厲多微辭至治元年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泰定元年除監察御史首言逆黨樞密副使阿散親與弒逆以告變得不死竄之嶺南宜申天討國制範黃金爲太廟神主盜竊仁宗廟主以去本言在法民間失盜捕之違期未獲猶當問罪况太常失典守及在京應捕官乎又言中書宰執日趨禁中苟安固寵兼旬不至署治事機務壅滯亟宜戒飭皆不報尋調國子監丞會風烈地震詔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時宿衛來自朔方復遣歸乃標行旅殺人桓州道中既逮捕丞相旭邁傑奏釋之朱甲妻女車過市中蒙古千戶見而悅之竝從者奪以歸邸甲泣訴於

中書旭邁傑庇不問本遂抗言鐵失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桓州盜未治朱甲冤未申刑政失度民憤天怒災異迭興職此之由辭氣激奮眾皆聳聽遷兵部員外郎明年轉左司都事有征徭軍官在道納妾兵敗樞密副使王不憐吉歹反錄其功言當遷官本日彼棄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况欲官乎不憐吉歹色沮乃不敢言時旭邁傑已薨左丞相倒刺沙當國得君與平章政事兀伯都刺皆西域人意在右西域富賈又曩爲司憲視官者兀伯都刺皆右之因以地震星變肆赦之際下詔酬諸賈累朝寶直盡擢諸故官本讀詔彙竟力爭之不從本遂稱疾不出事具兀伯都刺傳四年遷禮部侍郎文宗立開奎章閣以爲藝文大監進奎章閣學士院供奉學士擢禮部尚書甯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宮正旦議循故事行禮本言宜上表興聖宮罷大明殿朝賀

從之順帝即位命兼經筵官歷位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卒諡曰正獻本性高抗不屈而篤朋友之義好揚人善然以其父居官清慎弱冠卽聚徒教授以養親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贈賻幾不能給棺斂然執紼者近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生無雜賓也時人美之著述具藝文志弟褰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諡曰文靖褰嘗爲監察御史多所建明與本齊名號爲二宋謝端字敬德遂甯人家於江陵弱冠與本同師亦齊名時號謝宋延祐五年登進士乙科授同知湘陰州事泰定中歷官太常博士坐失太廟神主罷官然端禮官非典守也亦不辯後爲翰林直學士後至元六年卒端居官有聲預脩明宗文宗甯宗實錄及元代功臣傳以史才稱云

秦起宗字元卿廣平深水人也生長兵閒學書無所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十七入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大夫塔察兒愛其才徙爲中臺史仁宗時爲中書史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當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然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妄訴災以求詭免起宗微行皆得實人以爲神文宗卽位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囊家台起事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後失計也召爲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跽辯久之敕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伏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質孫服令得與大宴又劾閩憲卜咱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流之嶺南遷都漕運使命爲撫州總管至

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卽止每日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歲請老以兵部尙書致仕逾二歲卒諡昭肅子鈞仕至西臺御史

自當左丞相阿忽台子也阿忽台有傳自當初爲速古兒赤至治中拜監察御史錄囚大興有收道旁死駱駝當以盜已自誣服自當白其冤御史臺不聽後知果冤由是服其明慎泰定帝立扈從至上都上書糾參知政事楊庭玉賊罪不報卽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還官遂再劾庭玉免之又上言禿滿迭兒預聞南坡逆謀不省竟錫之金帶自當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運河自當往視之以爲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乃罷其役會撒荅八刺皇后殂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獨請對言於帝

曰臣以爲皇后行殿車帳尙新不必改也若必欲易舊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賜之上尊金幣遷吏部員外郎累遷同僉宣徽院事文宗卽位除左司郎中有詔使至江浙還者言行省臣意若有不服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將悉誅之自當謂丞相燕鐵木兒曰皇帝新卽位滇蜀尙梗命乃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乎又安知非不厭所欲而陷之也事乃止旣而參議中書省事燕鐵木兒議封太保伯顏王爵眾附之自當曰封王宜出自上意丞相請於上可也王爵非中書選法也尋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居集慶欲勅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南臺御史亦乞刺台謂宜出錢募夫不宜役民至是文宗欲黜之自當諫曰御史盡心爲陛下言乃忠臣也今無罪而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也乃除亦乞刺台爲湖南廉訪僉事文宗嘗欲遊西山裂帛湖自當

諫不聽遂稱疾不從文宗在舟中顧謂侍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遊耶臺臣嘗奏除日文宗塗去其一而以將作院官閭閻代之自當言閭閻詎諧惟可任教坊司若使居風紀臣竊恐臺綱之掃地也文宗乃止順帝初除福建都轉運鹽使遷浙西肅政廉訪使時駙馬荅失帖木兒爲江浙丞相其宦豎恃勢不法自當逮之械以令眾自是民害頓蘇尋召同僉樞密院事復爲治書侍御史同知經筵事詔議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自當與參知政事許有王極言非禮不從會甯夏有人告買邁等謀害太師伯顏伯顏命偕省院官往鞫坐以誣告歸伯顏怒自當曰太師令往勘者以國法所在也今以實情告而太師欲加之罪此實自當主之省院官無罪也乃左遷自當同知徽政院事自當衍衍在位始終一節卒以是忤權臣不復柄用君子惜之

王克敬字叔能大甯人也朔土俗尙武而克敬獨好儒術累官江浙照磨校檢徽州民汪俊上變告富人反省臣遣克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對簿自仰藥死久之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監者必嚴兵自衛克敬皆去之一撫以恩信卒皆帖然有吳人從征陷日本者至是從至四明訴請還鄉或恐階禍克敬曰豈有軍士懷恩德來歸而不納耶竟受之饒州總管王都中出廩粟以振饑民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用故事監吏部選有當升者吏故抑之問其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筭四十七以上不升今不至是吏曰責輕罪重克敬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竟升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監選以減駁爲能今王御史乃論增秩可爲世道賀矣尋遷左司

都事時英宗卽位拜住爲政諸官會議中書堂陳民所不便者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有司以責之役戶當罷之而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他役悉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行省檄克敬抽分賈舶拗番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哉眾不能奪乃免其籍累擢轉兩浙運鹽使減紹興民食鹽五百引調海道都漕運萬戶是歲當天祿之變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罪之克敬曰脫常年如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請計石數附次年漕舟達京師召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

無名是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雲南軍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眾多非大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拜遼陽參知政事改南臺治書侍御史遷淮東肅政廉訪使克敬以正紀綱爲己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入爲吏部尙書元統初參知江浙政事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子孫貧已行乞矣有司弗能徵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國用甯少此耶具論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惟長甯寺田租如故遂移牘中書謂不可忽天變而毒疲民嶺海徭賊竊發朝廷調戍兵之在行省者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眾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萬一有重

元書 卷之十五
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乃調兵往捕之視事五月請老年未六十也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富貴何以異此故當懷止足之分也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豈盡忠之道乎後至元元年卒贈中奉大夫陝西參知政事梁郡公諡文肅著述具藝文志子時官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卒論曰元禮師魯宋本言臣之秀而師魯沈於金穀本老於僦屋元禮賴不忽木之言始克免咎吾不知大言誇佛爲何罪也脫歡索咬兒哈的迷失粹然忠愛索咬兒哈的迷失往得疑疾矣曹伯啟之責臺臣豈不遘哉秦起宗卒正和尚之罪自當抗閭閻之遷克敬奏廣外姑之賜所謂能止健大正者乎然自當不從裂帛之游而不能止桂檝蘭舟之樂故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不然曾謂言責可以苟而已哉

元書卷七十五

譚仲謙 刊

賀秉鈞

門人曾 彬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六

邵陽曾廉撰

賀勝楊朵兒只蕭拜住拜住脫脫列傳第五十一

賀勝字貞卿小字伯顏以小字行京兆鄆人也祖曰賁父曰仁傑字寬甫賁數從軍有功關中兵後收積屍葬之嘗治室於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時世祖藩秦方受詔征大理軍駐六盤賁以五千獻世祖曰天賜汝也何獻為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也願以助軍世祖乃召仁傑入宿衛使從征雲南及即位賜賁金符總管京兆諸軍奧魯卒後贈輸忠立義功臣大司徒雍國公諡貞憲仁傑常與董文忠居中用事同號忠直西院副使李德輝招降宋合州安撫使王立東院誣奏立欲誅之以仁傑言而止事在德輝傳帝欲選童女充後宮及有司市物多非其土

元書 卷七十六
產山後鹽禁久爲民害皆奏罷之民爲立祠除上都留守兼本路
總管開平府尹佩三珠虎符復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加中書右
丞尙書省復立桑哥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失實召問留守達魯花
赤及仁傑二人爭自引咎帝嘉之皆不問大德九年請老以平章
政事商議陝西省事賜金幣錦袍玉帶歸第卒諡忠貞累贈推誠
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奉元王勝初從許衡
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之大臣有密
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
至家勝亦忠愛特摯以帝老事之如嚴親乃顏之叛帝親征勝直
武帳中雖親王不得輒至勝傳旨飭諸將詰旦合戰還侍帝側矢
交帳前勝立侍不爲動也乃顏旣敗帝還都乘輿夜行足苦寒勝
解衣以身溫之一日獵還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奔

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鞞縱象乘輿乃安勝退創甚
帝親撫之又遣尙醫尙食視護三月乃愈時疆宇廣闊四方以警
遽聞者帝亟欲賜報勝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凡有使事卽見遣六
詔交廣西域之屬無不至計所歷無慮數十萬里所區畫動合意
旨帝又以司天奏天象或非時遂拜勝集賢學士領太史院事服
一品服桑哥旣陰撼仁傑不見聽會爲徹里所劾事敗尙書省罷
政復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以完澤對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
留守總管府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上都地寒無土著之
戶自粟帛器用財賄凡宮庭供用萬端皆賴商賈貿遷吏或強取
不時予直勝力矯恤之故市肆盛侔京師其權貴子弟奴隸橫暴
者悉繩以法民皆愉快至大三年進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兼總管

元書 卷七十六
府達魯花赤又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歲大饑輒發倉廩賑之
乃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其
視事民德之爲立祠上都西門外帝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
子孫仁宗初勝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
闈然勝嫉惡素嚴丞相鐵木迭兒恃太后寵濁亂朝政勝居同巷
不與往來以是大爲所嫉忌會上都富人張弼繫獄鐵木迭兒使
大奴脅勝出之竝強以他姦利事勝不應一日坐都堂盛怒以官
事召勝將罪之勝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
兒語詘得解勝遂奏之而御史中丞楊朵兒只亦發其姦賊鐵木
迭兒由是坐免語在朵兒只傳旣而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旣殺
蕭拜住楊朵兒只乃復誣勝乘賜車迎詔大不敬并殺之勝死之
日百姓持紙錢哭於屍旁甚哀天下忿怒泰定初詔雪其冤贈推

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
愍至正三年加贈推忠亮節同德翊戴功臣太師涇陽王改諡忠
宣子惟一惟賢惟賢同知上都留守事惟一賜名太平

太平幼罹家難而資性開朗弱齡如成人嘗受業於趙孟頫又師
事雲中呂弼父冤旣雪泰定帝命太平襲職爲虎賁親軍都指揮
使擢陝西漢中道廉訪副使文宗時除上都留守同知元統初累
遷御史中丞時參議佛家奴儉人也御史劾其罪丞相伯顏庇之
寢不問太平遂辭疾去後至元二年詔起參知政事尋進右丞皆
辭會佛家奴復被御史祁君璧劾罷乃就職太平素悉時弊至是
乃以宗王歲賜廩食衣不均請均其厚薄守令多失職請選臺閣
名臣充之仍覈其治行最者增秩賜幣時粟貴金玉賤太平請出
官本收市其後兵興大獲其用遷平章政事改御史大夫故事臺

端非國人不以授太平遂固辭詔特賜姓蒙古氏更名焉逾歲復平章政事班同列上朵兒只爲右丞相才太平因薦以爲左丞相太平請勒僧道有妻子者爲民而給校官俸請賜經筵講官坐以崇聖學立行都水監以治黃河舉隱士董立張樞李孝光完者篤只兒哈郎等平生好訪人才無南北皆記於冊至是多進用之初脫脫旣罷相從父西徙俄居喪太平請令歸葬左右難之太平曰脫脫乃心王室大義滅親今父喪不克東歸爲善者其怠矣脫脫卒以太平固請得還而太平不欲揚己故脫脫不及知及復相又因讒聞欲傾太平遂罷爲翰林學士承旨又論其子也先忽都僭娶宗女脫脫母聞之亦以責脫脫兄弟不聽太平遂還奉元十五年脫脫被嚴譴朝廷以南方多盜乃起太平爲淮南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總制諸軍駐濟甯太平以諸軍多缺食乃命有司給

牛具以種麥自給議立土兵元帥府輪番耕戰會移遼陽左丞相事不果行十七年召復爲左丞相山東賊毛貴逼畿甸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震駭廷議欲遷都以避之太平力持不可卽召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於彰德使以兵入衛大敗貴於柳林賊走還濟南京師遂安會是時張士誠以浙西降而晉甯關陝間察罕帖木兒亦屢奏捷於是中外翕然有中興之望太平又攷求凡死節之臣雖布衣亦加贈諡有官者就官其子孫人尤感動而湖廣左丞相太不花獨不樂太平之居政府也遂怨望驕蹇縱兵四掠並奏乞以太平至軍主餉饋則進兵太平遂白其玩寇殃民罪誅之於是軍令益肅太平方銳意平山東賊會皇太子謀內禪太平不從皇太子以爲大恨太平遂以疾辭位二十年罷爲太保臺臣以時艱乞留不許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反於北邊皇太子

乃奏以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也適陽翟王爲同知太常院事脫歡縛至軍太平不受令生致闕下於是詔拜太平爲太傅賜之田俾歸奉元已而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復薦太平於是帝以密旨令留之皇太子聞其留也益大怒二十三年遂安置土蕃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章遂自殺也先忽都本名均字公秉好學有俊才歷殿中侍御史治書侍御史翰林侍讀學士皆兼襲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太平之爲相也務廣延才彥也先忽都以丞相子傾己下士故益有聲旣被論罷從父還奉元復召爲兵部尙書累遷同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十九年命帥師討羣賊於遼也先忽都拔懿州賊皆逾遼河東奔尋亦被讒罷爲上都留守太平死之歲丞相搠思監承皇太子旨興大獄誣老的沙蠻子阿南荅失里也先忽都及脫歡以不軌執脫歡鍛鍊之連逮不

已帝知其無辜欲釋之特命大赦而搠思監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於是老的沙逃入大同軍中而蠻子阿南荅失里等皆貶死脫歡故也先忽都將縛陽翟王有功者也先忽都當貶撒思迦道朵思麻行宣政院使桓州閭素受知太平因留居焉搠思監奏其違命杖死也先忽都有集見藝文志太平父子皆忠誠有大略皆不得其死人尤冤痛之明年孛羅帖木兒與老的沙遂舉兵大同國內潰矣二十七年御史辯太平非辜請加褒贈兵事急遂不及施行

楊朵兒只河西甯夏人也祖失刺父失刺唐吾台給事明孝太子東宮二世均追贈保傅爵諡兄曰教化亦仕至江西湖北廉訪使將作院使朵兒只始事仁宗於藩邸從遷懷孟仁宗之定內難朵兒只與李孟先入京師與右丞相合剌合孫定計仁宗乃還朵兒

只復譏察禁衛密致警備仁宗親解所服帶以賜武宗卽位仁宗退居東宮授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會其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存問優厚朵兒只事寡嫂有禮待兄子如子家人化之進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者然剛直寡合也武宗顧視之曰然仁宗始總大政欲執姦黨盡誅之朵兒只曰爲政而尙殺非帝王治也帝悅從其言他日與李孟論元從人才以朵兒只爲第一拜禮部尙書初尙書省改作至大銀鈔又鑄銅爲至大錢至是議皆罷之朵兒只言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用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爲臺官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故不許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宜言將置之法御史中丞張珪

叩頭諫不聽朵兒只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而用珪言拜朵兒只侍御史帝宴閒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者雖貴幸無所容貸怨者因共譖之賴帝知之深譖不得行進拜中丞平章政事章間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朵兒只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丞相鐵木迭兒爲匿其姦冀不問朵兒只劾而杖之御史納麟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朵兒只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麟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之名帝曰爲卿宥之可除昌平令昌平讖內劇縣欲以困納麟也朵兒只又言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而得左遷恐後之來者用是爲戒不肯復言矣帝猶不允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朵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

元書 卷七十六
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麟耶遂召之還有上書言朝政得失面觸宰相宰相怒將取旨殺之朵兒只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帝悟釋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閒邀王爵贈先世或謂朵兒只倚眷方重苟言之可得也朵兒只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多求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厲僥倖者乎朵兒只自在潛邸以忠直結主知入臺益忼厲思有以盡力而鐵木迭兒爲太師右丞相以太后倖臣兇穢著聞中外切齒朵兒只數與有所抵牾會上都富民張弼殺人下獄鐵木迭兒使大奴干留守賀勝不能得語在勝傳朵兒只廉得其受贓累萬大奴猶數干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御史亦輦眞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逃匿興聖宮帝爲不御酒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大奴

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能得朵兒只持之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朵兒只至宮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非敢違太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拂之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爲集賢學士未幾鐵木迭兒復起爲太子太師帝猶數以臺事問朵兒只對曰非臣職也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猶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俄仁宗崩英宗諒陰鐵木迭兒乘閒復擅相位乃宣太后旨詔朵兒只及崇祥院使蕭拜住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列門御史大夫土土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罪朵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其有今日耶鐵木迭兒請殺之英宗曰人命至重刑殺不宜倉卒二人罪狀未明當白太后更詳讞之誅之未晚也鐵木迭兒乃引御史二人證成其獄朵兒只唾之曰汝嘗備風憲

乃爲此犬彘事耶坐者皆慚俯首鐵木迭兒卽起入奏出遽稱旨
執朵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是日風沙晦冥都人
洶懼道路相視以目英宗卽位詔書猶加以誣罔大臣之罪然英
宗實惡鐵木迭兒疏之會其病死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
回以天災稱蕭楊等死甚冤是致不雨其黨失色抑不以聞及珪
平章政事卽告丞相拜住宜急昭雪之遂得請詔贈思順佐理功
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朵兒只死時權
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剪髮毀容自誓乃免子不花好禮善
書仁宗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累遷僉河東廉訪司事平冤獄
有聲天祿初爲文宗拒陝西義軍見殺文宗贈爲禮部尙書不花
弟文殊奴仕爲監察御史

蕭拜住遼石抹氏也曾祖丑閭仕金爲古北口千戶降於太祖以
功擢檀順昌平萬戶祖青山父哈刺帖木兒皆襲萬戶哈刺帖木
兒事明孝太子於東宮典宿衛遷檀州知州三世皆贈順國公錫
諡號拜住嘗從成宗北征歷檀州知府禮部郎中同知大都總管
府事復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屬仁宗在藩方過中山有同官譖
於左右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煩勞耳仁宗亦頗疑之適行田野
聞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對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
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遣問之曰何禱也合辭對曰蕭知府奔喪
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仁宗意遂釋武宗卽位起復爲左司郎中
累遷戶部尙書拜御史中丞皇慶初遷陝西右丞延祐元年召拜
中書右丞三年進位平章政事當是時丞相鐵木迭兒恃寵驕橫
無忌獨拜住牽制其所爲遂大爲所忿恨明年拜住及楊朵兒只
共發鐵木迭兒姦賊專制等事朵兒只改官集賢院拜住亦改典

瑞院使超授銀青榮祿大夫崇祥院使後遂與朵兒只同及禍竝籍其家泰定初贈守正佐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柱國薊國公諡忠愍拜住之死有吳仲者潛守其屍三日不去竟收葬之邦人稱其義焉

拜住丞相安童孫也父兀都帶事在安童傳拜住生五歲而孤至大二年襲長宿衛仁宗時拜太常禮儀院使加大司徒太常事簡拜住每進儒士咨訪古今禮樂刑政損益得失娓娓不倦英宗在東宮知其賢召之以嫌疑辭不往及卽位拜平章政事進左丞相宣徽使失列門故湖廣平章政事要束木妻也里失八等有逆謀帝御穆清閣召拜住問焉拜住力贊帝速禽斬之其黨皆伏誅至治元年從幸上都帝欲廣行宮亨德殿拜住曰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遂欲興大役乎帝爲之動容自中統四年始立太廟至

是垂六十年拜住請於帝是冬始備法駕儀衛親謝太廟明年時享親祀拜住攝太尉以從事具郊祀志拜住又以爲學校教化大源而主者寢以致廢請令內外官議興修之有言佛法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治天下而舍仁義則綱常亂矣時右丞相鐵木迭兒濁亂朝政誅傷正人拜住不欲帝大傷太皇太后意而每密言其讒慝於帝鐵木迭兒之姦稍沮而左丞張思明復爲鐵木迭兒盡力傾拜住然是時帝亦深厭惡鐵木迭兒政皆委拜住不許鐵木迭兒入中書蒞事拜住乃奏召張思明杖而逐之鐵木迭兒亦尋死拜住代爲右丞相監修國史帝遂不復置左丞相拜住以治國得人爲本因首薦張珪復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惟恐少後日以進賢退不肖爲務又患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也因奏詳定舊典以

爲通制帝幸五臺拜住言自古帝王得天下必得民心失民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也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曰朕思之久矣民爲重君爲輕國非民將何以爲君乎拜住又數進讜言以爲堯舜每事詢眾善則舍己從人桀紂拒諫自賢悅人從己此聖狂所分也帝問今亦有如魏徵敢諫者乎對曰有太宗納諫之君斯有魏徵敢諫之臣其責難陳善如此初司徒劉夔妄稱浙民吳機鬻田僧寺冒出庫鈔六百五十萬貫鐵木迭兒及鐵失等皆分受之爲贓巨萬拜住知非機田因舉奏之命臺察鞫問具得其情以田還主受贓者論死而特赦鐵失時鐵失爲御史大夫矣雖得免而懼帝及拜住嚴三年因陰乞西僧言國當有厄宜作佛事頒詔大赦拜住不許姦黨益懼遂弑帝而戕拜住事具英宗紀拜住憂國忘家知無不言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

生拜住振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賦減漕而國不匱慎刑而姦不容英宗倚之相與厲精圖治卒構禍難出人意表泰定帝卽位鐵失伏誅詔有司備儀衛百官耆舊前導輿拜住畫像於海雲寺大作佛事觀者無不泣下遂贈清忠一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諡忠獻至正中改贈正仁孚道一德佐運功臣進鄆王易諡曰文忠子二人曰荅兒麻失里位親仁衛宗軍都指揮使曰撒里哈亦曰因牙納碩里位左右阿速衛親軍都指揮使文宗時賜名曰篤麟鐵穆爾宗仁衛親軍指揮使歷太宗正府札魯花赤宣徽使知樞密院事大司農

脫脫字大用丞相馬札兒台子也馬札兒台有傳脫脫幼育於伯父伯顏稍長學於江浦吳直方好記古人嘉言懿行復多膂力至

順時歷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虎符元統二年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初伯顏以翊戴文宗功寵眷亞燕鐵木兒順帝卽位燕鐵木兒已死伯顏遂代爲右丞相柄政燕鐵木兒子唐其勢與爭權後至元元年遂反脫脫選精銳與之戰禽之累進御史大夫班次別兒怯不花伯顏旣誅唐其勢益驕悍無忌帝積不能平脫脫恐因此赤族乃告於其父請先發圖之復問計於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當忠於國家耳他何顧焉會河南范孟詐爲詔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由是遂諷臺臣言漢人不可爲廉訪使竝促上章甚急是時御史大夫別兒怯不花畏人議己稱疾不出脫脫因以別兒怯不花爲辭別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遂先入白帝故章上而格伯顏徐聞知出自脫脫也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爲臣子而專袒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

脫脫之罪也脫脫卒與帝密謀伺伯顏閒逐之事已具權倖傳伯顏旣南行於是遂以馬札兒台爲右丞相未幾馬札兒台辭位去脫脫遂代父爲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以伯顏惡名由拂羣議乃盡反其所爲復太廟四時祭復科舉制雪鄭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滅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以修金遼宋史詔脫脫爲都總裁脫脫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脫脫欲帝日親儒臣講學左右頗閒之一日帝御宣文閣脫脫取裕宗所受書以進曰設使經文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帝嘉納之命兼領宣政院事諸僧請復僧司且曰苦郡縣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時脫脫有疾漸羸亦頗信術者言歲月不利乃上表辭相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詔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賚巨萬

俱辭不受已而馬札兒台以別兒怯不花之譖徒甘肅脫脫力求從行馬札兒台薨脫脫召還爲太傅九年復爲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本以反伯顏政有聲及旣辭位則別兒怯不花擠之合麻左右之其得歸葬也太平有助焉脫脫旣復相則快意恩怨縱合麻爲姦利更相推引又以龔伯璉汝中柏別帖木兒爲腹心由是與合麻交惡而太平之助已脫脫不知也以汝中柏之聞亟謀去之於是太平不能安其位矣先是脫脫違許有王之諫開金口引渾河以通漕運訖無成功至是又信僕篤哲言變鈔法而出呂思誠信賈魯言發兵民十七萬塞黃河而出成遵河隄成帝賜世襲荅刺罕號又敕歐陽原功製河平碑紀脫脫功仍命食邑淮安得自用郡縣長吏如親王故事會汝頰盜起蔓延襄樊唐鄧間脫脫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

十餘萬討之軍夜潰於沙河也先帖木兒棄軍北奔汴梁不能入詔命他帥代將也先帖木兒自軍中徑歸昏夜入京師仍爲御史大夫遂爲西臺御史十二人所糾而脫脫竟怒黜十二人竝遷西臺大夫朵兒直班平章湖廣政事朵兒直班先是以平章政事言不可盡坐漢人爲叛逆忤脫脫出長西臺者也脫脫旣威權日盛寢亦近伯顏竝欲殺朵兒直班以固相位然尙忠勇頗恤民事芝麻據徐州脫脫請自將討之徐州破屠其城帝遣使卽軍中拜脫脫太師趣還朝又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言屯田京畿京師雖人海而頗稱足食事具食貨志中十四年詔脫脫總制諸王諸行省兵討張士誠於高郵許以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西域西番皆發兵來會旌旗累千里師次濟甯遣官至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至高郵累戰皆捷分兵平六合

高郵垂破被詔責其老師費財以太不花月闕察兒雪雪代將其兵竝削官爵安置淮安蓋合麻深怨脫脫背己因譖脫脫於皇太子皇太子幼本育於脫脫至是信合麻以爲脫脫遲其冊寶於是因諷御史袁養因不花等劾脫脫並言也先帖木兒罪奪其印命出都門聽旨以汪家奴代爲御史大夫脫脫安置淮安之命至師參議龔伯璠言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命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靈寵委以軍國事蚤夜戰兢懼弗克勝一旦命釋重負聖恩深矣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使事新帥時有客省副使哈刺荅曰丞相一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請死丞相前也卽自刎死俄詔徙脫脫於亦集乃十五年合麻復陰陷之於是詔流脫脫於

雲南鎮西也先帖木兒於四川碉門二子皆流甘肅竝籍其家脫脫行至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爲築室一程外以防加害者脫脫曰吾罪人也焉能念及此以異辭謝之高惠由是大恚會詔移脫脫之阿輕乞高惠遂發鐵甲兵圍之合麻復矯詔遣使鳩之脫脫竟死年才四十二事聞中書遣使易棺衾殮焉脫脫儀狀雄偉志在匡濟而信任縱橫者流又頗靡於介弟及出師不能規大略取遠勢而身擁大眾困於孤城致爲人彈察然其大節不可誣也龔伯璠汝中柏別帖木兒竝納貨賄以勸脫脫拒詔命竝伏誅二十二年御史張冲等上書雪脫脫寃於是詔復脫脫官爵還其產而也先帖木兒已死貶所乃召脫脫子合刺章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合刺章第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御史聖魯也先撒都失里等復陳大臣被構臨敵易將以致兵機不振生民塗炭

元書卷七十六
令人興鼓輦之思乞封王加諡號朝廷是之未及報而國亾
論曰禍水之酷甚矣哉鐵木迭兒之芟艾大臣孰致之也英宗壽
考拜住爲老更元其爲成康之世乎君臣皆名嚴而失之於鐵失
何耶拜住殆以爲逆黨誅不勝誅故欲任鐵失以安之也脫脫太
平兩賢相厄太平去而脫脫死矣二人死而國非其國矣嚮使脫
脫能爲朵兒只則以太平居政府而已握兵征討不庭內外交贊
何憂羣盜哉故虞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舉陶其知之矣

門人曾璞刊

門人曾傳鴻

門人曾傳瀚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六

元書卷七十七

邵陽曾廉撰

鐵木兒塔識別兒怯不花阿魯圖紐的該朵兒只汪家奴伯撒里
列傳第五十二

鐵木兒塔識字九齡左丞相康里脫脫子也脫脫有傳鐵木兒塔
識始補國子學諸生穎悟絕人事明宗於潛邸文宗時累官奎章
閣侍書學士遷同知樞密院事後至元六年拜右丞至正改元進
平章政事丞相伯顏旣黜庶務多所更正鐵木兒塔識盡心輔贊
每入直帝爲出宿宣文閣賜坐榻前詢以政道必夜分乃罷二年
郊上言大祀竣事必有實惠及民以答天心乃賜民明年田租之
半時有日本商船遭風漂者高麗盡掠其貨而表請奴其人鐵木
兒塔識曰天子一視同仁豈宜乘人之危以爲利宜資以還已而

日本表謝焉俄日本有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鐵木兒塔識曰
刺探在敵國則有之今六合一家何刺探乎三年修宋遼金三史
爲總裁官五年改御史大夫務以鎮靜持大體不爲苛燒以立聲
威建言近歲大臣獲罪重者族誅輕者籍其妻孥祖宗聖訓父子
罪不相及請除之著爲令居歲餘復平章政事七年爲左丞相鐵
木兒塔識遂修飭紀綱立內外通調之法朝官外補許得陞辭親
受帝訓責以成效郡縣賢能吏次第甄拔入補朝闕分海漕米四
十萬石置沿河諸倉以備凶荒先是僧人與齊民均受役於官其
法中變至是奏復其舊孔子後襲封衍聖公階止四品奏升爲三
品歲一再詣國學進諸生而獎厲之中書故事用老臣與議久廢
不設鐵木兒塔識奏復其規起腆合張元朴等四人爲議事平章
中外咸悅其歲從幸上都還感暴疾薨贈開誠濟美同德翊運功

臣太師右丞相冀甯王諡文忠鐵木兒塔識天性忠亮而深於伊
洛諸儒之書帝嘗問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帝曰王文統奇才也
朕嘗恨不得斯人用之耳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王文統不以王
道告君而乃尙霸功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
之又何足取乎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訖不署奏牘及
入中書乃議復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其太優鐵木兒
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
天下誦其言蓋當時國人每輕儒士百方欲摧抑之鐵木兒塔識
獨矯其弊故物望歸之云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左丞相阿忽台子也阿忽台有傳別兒怯不
花蚤孤八歲以興聖太后及武宗命侍明宗於藩邸尋入國子學
爲諸生明宗以周王鎮雲南別兒怯不花從行至大同而還仁宗

召入宿衛一日從殿中望見其儀架負異卽召對慰諭之英宗命襲八番宣撫司達魯花赤宣布恩信溪洞感悅泰定中召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參議省事徙吏部尙書明宗立在朔方以歲旱命還京師集諸臣議振荒之策至順時以兄自當直言忤旨竝出別兒怯不花爲廣西兩江道宣慰使都元帥未幾丁母憂還京起復爲江浙參知政事復累擢侍御史領宿衛進宣徽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宿衛士有從掌領官薦用者往往多其親暱別兒怯不花獨擇年資眾論翕服宣徽所造酒橫索者眾歲費陶瓶甚多別兒怯不花奏製銀瓶代之索者遂止後至元四年拜御史大夫至正元年遷平章政事尋出爲江浙左丞相明年行至淮東杭城大火遂疾馳赴官卽錄被災二萬三千餘戶振卹之又請日減酒課爲錢千數百緡織坊減元額之半軍器漆器權停一年泛稅皆停又

請歲減江浙福建鹽課十三萬引或遇淫雨亢旱輒出禱於神亦往往有驗居二歲召還除翰林學士承旨仍掌宿衛尋拜左丞相別兒怯不花好行小惠以干名譽而心實伎險嘗與右丞相脫脫有隙脫脫去位而阿魯圖代之別兒怯不花則要阿魯圖以陷脫脫阿魯圖不從則又諷御史竝劾去阿魯圖而已代爲右丞相未幾亦罷以太保就第卒讒脫脫父太師馬札兒台流竄甘肅以死由是大爲公論所不與御史遂上章劾之帝不從竝爲逐大夫亦憐真班中丞朵兒直班至中臺一空已而兩臺各道言章交至西臺至言別兒怯不花逆臣親子不可以任保傅八年乃謫居渤海安置十年死於貶所子達世帖木兒字原理至正末爲中書平章政事竟贈別兒怯不花宏仁輔治秉文守正寅亮同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冀王諡曰忠宣

阿魯圖廣平王木剌忽子也先世具其高祖博爾朮傳阿魯圖始爲經正監襲怯薛官掌環衛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密院事後至元三年襲廣平王至正四年右丞相脫脫辭位舉以自代阿魯圖遂爲右丞相監修國史阿魯圖性純厚無城府右司郎中陳思謙上書言時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設所以贊助宰相也郎中欲有所言與我輩共議可也今建言是近名矣思謙愧其言然阿魯圖亦不能有益於時斤斤然名爲守法而已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尙書宰執有所舉或曰此人柔非可刑部者阿魯圖曰廟堂卽今選劄子耶爲刑部欲其詳讞刑贖非爲劄子也其人無以答初阿魯圖入中書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從駕行幸同車出入朝野皆以二相諧和爲喜旣而別兒怯不花與阿魯圖謀擠害脫脫阿魯圖曰夫爲相必有退時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爲言終

不從六年別兒怯不花乃諷御史劾阿魯圖阿魯圖卽出城待罪親黨皆勸阿魯圖見帝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宰相不難致也帝命我爲之不敢違御史臺乃世祖所設又敢與世祖抗乎阿魯圖終不肯自明遂罷去十一年起爲太傅出鎮嶺北薨

紐的該亦博爾朮之後也蚤歲備宿衛累遷同知樞密院事旣而廢處於家後至元五年奉使宣撫達達整理有司之失三十餘條由是朝廷以爲才遷知嶺北行樞密院事至正十五年召入平章政事改知樞密院事十七年拜太尉總山東諸軍鎮東昌擊退田豐兵明年田豐復陷濟甯進逼東昌紐的該以乏糧退屯柏鄉而東昌陷人皆咎之尋還京師拜添設左丞相然紐的該頗明大體太平爲政皇太子欲害之紐的該重太平嘗曰善人國之紀也旣改復知樞密院事猶數於帝前左右之故太平亦稍安然知其勢

必決裂已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真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其位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皆謝遣之二十年薨未逾月而太平罷搆思監復相朝政失綱而國遂亾

朵兒只江浙平章政事脫脫子也脫脫見其高祖木華黎傳朵兒只生一歲而孤稍長備宿衛事母至孝至治二年授集賢學士年猶未冠一時耆宿皆器重之天祿元年國王朵羅台見殺乃以朵兒只襲國王時扈蹕上都詔使送至遼陽之國後至元四年朵羅台弟乃蠻台賂太師伯顏求爲國王伯顏妻亦求大珠環於朵兒只朵兒只曰乃蠻台得王位亦我祖子孫也豈宜以賂爭哉遂不與朝廷則遂以乃蠻台爲國王而除朵兒只遼陽左丞相六年徙河南左丞相先是河南范孟爲亂連繫者千百計朵兒只知其冤欲直之而平章政事納麟乃元問官執不從遂構言朵兒只徇漢

人朵兒只亦不恤也至正四年再徙江浙汀州寇發遣將招捕萬計眾服其威信數月卽平賜以九龍衣上尊酒居二年耆老請建生祠如先平章故事朵兒只實生於杭悵然於今昔之情而懼先世之名德爲難及也乃敬謝父老遣之七年召拜御史大夫俄爲左丞相轉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太平爲左丞相二相竝稱於時太平有幹濟才綜核庶事朵兒只遠權勢務存大體寬容有量太平之相又朵兒只所推讓也九年罷政事復爲國王之國遼陽十四年右丞相脫脫總兵南討中書參議龔伯璉建言宜分遣宗王及異姓王俱出軍時有以賂免者朵兒只獨曰此正臣子效力之秋也卽領兵以從脫脫於淮南分攻六合拔之脫脫師罷朵兒只遂以本部兵守揚州朵兒只好讀書不事章句而於古人行事忠君愛民之道多所究心故坦然無競而有大臣之節焉十五年薨於

軍

汪家奴不知其里系後至元初積官至宣政院使加金紫光祿大夫未幾改同知樞密院事而與丞相伯顏昵伯顏既誅唐其勢兄弟有震主之威然懼帝疑之欲令兄子脫脫入宿衛偵帝起居猶畏物議乃以汪家奴同入侍焉既而脫脫謀伯顏黜之帝以汪家奴與脫脫同功遂拜平章政事數月改知樞密院事至正初又遷宣徽使十四年脫脫督師征高郵合麻譖之於皇后肅良合氏以爲皇太子未得開寶者脫脫兄弟吝之也汪家奴子桑哥失里方爲太子詹事又肆言於皇太子以助合麻於是朝廷遂以汪家奴代脫脫弟也先帖木兒爲御史大夫脫脫兄弟皆獲罪遠徙汪家奴由是進位太傅明年遂爲右丞相命攝太尉持節授皇太子玉冊尋加太師謝事就第而桑哥失里平章政事然汪家奴實擅權

用事御史全普庵撒里劾其十罪爲時所稱後封克王二十二年薨時又有定住者康里氏至正初參知政事尋罷爲翰林學士進承旨數年以爲右丞遷平章政事十四年爲左丞相加大保明年轉右以疾辭位以太保就第十八年薨定住無所表見幸臣合麻之貶也帝令出征自效定住及桑哥失里言其罪惡由是合麻遂死

伯撒里阿沙不花兄和者吉子也先世具阿沙不花傳和者吉贈太師榮王諡忠武子四人伯撒里兄燕不隣官至遼陽平章政事太保興國公燕八思提位大司徒別不花嶺北平章政事伯撒里蚤備宿衛以端重聞文宗初罷詹事院立儲慶司以伯撒里爲儲慶使復改爲儲政使及封皇子阿剌忒答爲燕王以爲燕王宮相未幾燕王爲皇太子薨拜伯撒里平章政事伯撒里因辭所兼儲

政使帝不允尋命以本官兼宮相都總管府都達魯花赤又敕宮相都總管府無隸昭功都總管府改知樞密院提調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甯宗立爲徽政院使以上皇太后玉冊命伯撒里祭告太廟至正五年加太保明年以遼陽斡卽野人未靖命伯撒里出爲遼陽左丞相鎮之其時遼陽數有亂伯撒里涖之以簡十三年斡卽野人以皮貨來降明年召還復爲太保兼太子詹事十六年伯撒里辭職養疾於家居久之左丞相太平以忤皇太子意左遷逾年復屏歸奉元已行帝欲以伯撒里爲丞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竝相太平不可於是密旨命伯撒里留太平太平聞命而止皇太子益惡之遂殺太平而伯撒里亦遂輟相二十五年天下愈亂右丞相搠思監爲孛羅帖木兒所殺皇太子以擴廓帖木兒兵靖亂於是遂以伯撒里爲太

師右丞相監修國史而以擴廓帖木兒爲左丞相擴廓帖木兒後生晚出而伯撒里累朝舊臣同相柄政時人以爲齒分非倫俄封永平王踰二年薨初燕王之立爲皇太子也監察御史言昔裕宗自燕邸正儲位世祖擇儒臣王恂姚燧蕭剡等爲之師保賓客令皇太子仁孝聰睿出自天成誠宜慎選老臣學行純正者俾之輔導左右以宏養正之功實社稷生民之福也帝雖嘉納其言而不能廣求名儒以伯撒里謹故以長宮僚然太子幼又蚤薨其時本無所導益及爲首輔則年已老不能有所建白備位而已伯撒里雖才稍弱而厚重守正人以此多之

論曰元季台司若紐的該朵兒只伯撒里庶幾哉大有上吉矣推賢讓能何渠非利己也阿魯圖甯去位不肯自明皆挺挺然有大臣之風鐵木兒塔識獨崇王道絀霸功則又實乎尚矣別兒怯不

花汪家奴鬱為梁棟而善傾軋尚書所謂媚疾者乎欲國之不亾惡可得哉

曾熙洪

譚仲謙 刊

賀秉鈞

門人曾廣載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七十七

